

原刊景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101 卷



覺群周報

中國書店

覺群圖報

(中記登請串在刊本)

創刊號

版出日五十月七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僧伽與政治

太
虛

問政而不治一學卒也

去年莊嚴當王司馬可謂道貌岸然，連感有國大代表本年一月二月間佛學會者會也。在案出家少壯佛徒賄索全副銀錢者不下數萬。二曰獨編者，則賊贊持誨，大多不以爲奇，余亦不覺其然。三曰獨有長存般若寺道遠來書，所言實乃激刺，同鄉得此而止。則云該處在山單處處多歲加政治運動，日東八時起，且多參加軍事行動，但聯合國勝利後，植政府則以僧律禁僧預政，而該師範約爲二十萬人，今則殘七十八萬人矣，長老僧亦多趨俗者，不無暮盛今衰之憾；參政則見隨政治興，其勢必也。而錫蘭近亦以苛稅致生學界少壯師生爲主幹位個爲政運動，已成其體而微的政黨，然老僧倡自應以此其述比丘，成樹反形。鉅劍如要保持比丘傳統，佛教徒自能佔政治權優勢，擁護佛教，憎不登政，其徒，佛教徒自社會的地位以見紅顏。但中國則僧受比丘律後即在國家與社會的地位以見紅顏（喇嘛）亦然，其一受菩薩戒，向以善德律爲準，而不辭賢良俗耳耳。然政府部分府廳且食教養易滋戕戕，從政亦易隨政府而倒，二者割裂各一，現今中國無殆在政府在社會，尙無在家對社會問題，是以挽回佛教，則僧伽應以此熟端考慮。今以多夫集所說的政壇渣滓，得一解決口問政而不干治。

之管理。又政體是人民有權罷免行政，治權是幾個人之管理。孫先生說：「人民有權罷免行政，治權是幾個人之管理。孫先生說：『人民有權罷免行政，治權是幾個人之管理。』」

動作皆將此(文宣武將軍)家法悉數傳授。其
惡悲心人本行不殺。不用刑兵去。人殺者見佛。
教二出。僧會。處處八。仍可保持。應。
物密。民聚。大代表有。
已。有此則於德。
以。止。次和。
五、年。故。日。而。不。諸。自。為。數。官，則。可。為。

錄目 期一第 卷一第

過
話
以
偉
談
略
我
關
太
一
過
記
者

關於原子彈
為中共進一言

以佛教為中心的政治理論

偉大的佛教

談變文

略談布施

我們應重視中佛會章程

關於佛教組黨問題

太虛大師游杭記

一過人世、一過佛教

記

王恩洋
佛武
關德棟
塊然
芝峯
道源
福善
者

太
明

六、如此則佛法只利用於，說服人化導人，以攝取民衆信仰，而不用任何威懾武力以壓制人的改信，亦得以貫徹。基於六重義，我們中國現階段的中國僧伽，對於今所提出的

議政而不干治

顯皆透徹了解，切實踐行。覺羣社先發願報，後將續完而報日報，皆期以此二報爲佛教爲民衆之服務。名以覺羣者，僧的本義即爲「和諧合衆的羣衆」，中山先生解釋「民」字，亦爲「有組織之羣衆團體」，故一人一必處在「羣體」中乃有人的功用，故須從自覺羣起，遍覺及他羣乃盡自覺覺施之義，亦即是羣社之爲覺羣社的社旨。

週 話

關於原子彈

大 醒

聰明不過是人類，愚笨不過也是人類，故所以人為萬物之靈，不幸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往往結果亦不免道同一人類的慘殺。這是人類的智慧呢，還是人類的愚笨？

半年之前當美國贈給日本原子彈送到長崎廣島的時候，驚醒了日本帝國軍閥的迷夢，結束了國際舞台二次大膽的悲劇。剛後的幾個月，原子能會議，原子共管問題，在國際新聞紙上佔了不少的篇幅。有人提出了共管的辦法，偏有人表示異議，表異議的人另有提議，而出產原子彈的人又不同意。甚至美國願將所有原子彈滅掉，都沒有得到一個圓滿解決的結果，於是多數人認為原子彈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的一個威脅！

全世界人類注目的七月一日比基尼島，歷史上第四顆原子彈終於按時從超空堡壘上擲下了，出乎意料的並沒有如幾位科學家所預測，蘋果般的地球未曾分成兩半，而破壞力也並不如預測的恐怖。據報紙的傳說，此次的試驗，有人認為異常成功，有人却說不過如此！可是事實上七十五艘靶子艦已損失過半！因為一次的原子彈試驗，直接間接的開支在五萬萬以上，當然是美金了。

文明進步到了所謂原子時代，不意人類進化依舊留有原始人的嗜殺性，實令人大惑不解！為什麼人類為了自私極力求謀私欲的滿足，反過而目來却不顧人類的一切，無量數的生命，無量數的財物，不管文化也好，美術也好，建築也好，一切的一切，一剎那給你一個粉碎！其代價又豈止五萬萬？真是不可以算數譬喻所能知之！試問製造原子彈的諸科學家，這是人類的文明呢，還是人類的野蠻？

我們不相信人類會作惡成性，更不相信殺人也能成為嗜好。在比基尼試驗原子彈以前，我們見到一位英國女子不忍偏作試驗品的無知之苦類無辜被害，她願意不惜犧牲去替代；又有許多美國人民在美國外交部門前請願，反對比基尼試驗原子彈，這不足以證明人類的愛沒有滅亡嗎？雖然大言「不過如此」，樂於玩火者還大有人在，但是我們為慈愛全世界人類的永久和平，良心使我們不由的要反對在國際間玩火的朋友！

狂連牟尼佛在二千幾百年前講人生哲學，談講「苦」「空」「無常」「無我」，就預測到有「虛空粉碎大地墜沉」的可能，然而我們只希望人類用智慧力來體會這種有價值的理論，根據那種極端的理論來建設人間莊嚴的樂園，賦予人世幸福的享受，實在不願意再看見萬物之靈的人類給一班愚昧的傢伙慘殺毀滅，所以，關於原子彈我們竭誠的希望世界明達者早一天議定共管的辦法，以消弭世界第三次大戰，以求達到人類永久和平的目的！

本刊啓事

- 一、歐美印錫南洋等各國外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美金二十元，連郵在內。
- 二、國內各地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國幣一萬元，連郵在內。（各佛學院學生，以對折優待）。
- 三、關於匯款訂閱交換等，請直寄本刊發行所。關於投稿，請寄編輯所。

本刊廣告刊例

- 一、底封向全而二十萬元。半面十二萬元。
- 二、底封裏全而十四萬元。半面八萬元。
- 三、普通全而十萬元。半面六萬元。四分一三萬元。

以佛教為中心的政治理論

佛武居士

最近在南京出版的海潮音第七卷第四期，讀到「讀陳立夫先生寄論有惑」一文，提出中國佛教徒也應該組織佛教政黨，參加政治活動，以備應付今後變遷的意見，聞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的創舉真可謂是驚天動地了！我們也想像大總統，驛運之似乎不是天下之大唐，其實並不是為奇。佛教自入中國以來，早時暗中做了老百姓的教主，精神的是公僕，政治的力是去腐道，也沒有經濟原因去誘惑，其所以不能在有形方面，實實在在去政治領袖，一方面佛教本身還沒有產生這種具有偉大能力的教徒，一方面因為佛教徒本身，還不會有這種覺醒，以致佛教徒為政治家所利用，佛教政治的附庸，變成愚民政策的一種手段。甚至於人太多的暴君（如清之康熙）藉佛教來掩飾他的兇殘與血跡之後，反把佛教驅逐到深山古剎去，使與大眾隔離，形成特殊化，存在與人民脫節。同時佛教徒本身，亦偏於為苦其身為滿足，以遁世絕俗來自我陶醉，變成佛自佛，人自人，一種離世正等正覺的救世哲學，祇得借小乘小義的因果報應來依存在愚夫愚婦的心上了。

由此演進而為三教九流，還為方外，出家僧徒則在說明諷刺之中，素質日趨低下，間有大德高賢，亦祇能退居巖谷，負隅自守，與社會漠不相聞。

一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表面上似乎是儒家為中心，其實是招牌、是空壳。詳細分析起來，內裏法家精神與管子一派的唯物理論，（衣食足而列榮辱，會國實而知禮義）及有更大能力的黃老一無為之主張，都佔有中國政治思想的廣大領域，而至東漢佛教西來，遂疑變幻有凌駕一切之勢，在人民心理上及文化上發生巨大變化。孔子雖然述堯舜，其實是儒子，其所尊仰的「三代之隆」，不過是原始的民主狀態，根本談不上有中心思想，周秦之間，純是封建及獨裁的色彩，漢以降，還才為各派思想角逐之場，我們最好引儒家嫡系韓愈語來反證：「黃老乎漢，佛於晉魏梁陳之間」，（原道）這就見得儒家理論，並不是中國政治思想的唯一中心。雖然一，（原道）這就見得儒家理論，並不是中國政治思想的唯一中心。雖然一，唐太宗就是一個非常崇佛的人，縱因之舉，你說他是權術也好，總而言之，一直至今，從沒有過統治者這樣大膽的做過。因此，佛教思想，不但在中國政治史做過中心，而且也曾發生過巨大作用與效果，我們說佛教會經做過中國老百姓的救世主，誰不首肯？

明清兩代，政治愈黑暗，佛教被壓迫也愈利害，有游之世，雖然表面

崇佛，其實是陽奉陰抑，除了利用佛教來做愚民工具之外，我們實不敢對他有任何恭維。

民國以來，因襲舊有的淫佛障障觀念，加以西學新學惡意之譏訾，佛教本身以久經壓抑之故，毫無反抗能力，遂經摧殘，不能如漢。佛教徒本身，亦多妄自菲薄，苟且偷安於牛角尖裏，故步自封，不想去發揚光大，恢復舊觀了！

然而佛教徒本身，雖被擠入深山，自外於人民大眾，但由於佛教精神遺產之豐厚，我們的人民大眾，真有一時自暴自棄，會及因借亡亡之慨，獨山進香，無遠弗屆，布施捐獻，毫無吝嗇，以現今今日之政治現狀，相去何啻千里？老百姓信佛崇佛，雖經百端排擠，壓迫，愚弄，被人民斥為愚癡，亦毫不放棄其愛護態度，而佛教徒本身，偏偏自適於隱人，不能去發揚光大，救民救世，這是誰的罪過？

佛教組織政黨這一提議，我是贊同的，我所以贊同的理由，不是因為我也是佛教徒的主觀見解，而是純由客觀立場來說法。佛教徒本身，均可取得政權，為什麼佛教徒不能主持政治？

佛是一種積極救世哲學，絕對不是消極近世的玩意，早為有識之士所公認，如能取得政權，更容實現其理想，正如陳立夫先生所說：「一種自己代表文化勢力，影響到社會其他方面」。政治應該視作一種工具，為人民共同尋求幸福之工具，故宗教不願附庸於政治之下，以致發生野心家利用的疏弊，倒應該把政治附庸於宗教之下，交與宗教監督約束，去為人類謀致真正的幸福。

然而組織政黨，必須先有中心政治理論，參加競選，亦必有其政治政策，我們具體的政治理論在那裏？我們完整的政治綱領在那裏？這是佛教徒本身不能不首先準備好的。

我們不妨先來分析其他政治理論曾經試驗過的成敗。孔子一向是以中國政治主人自居，從修齊治平一直到大同之世，理論不為不高，思惟不算不遠，惟其倫理觀念實有最大缺點，倫常之間，雖各有互相遵守的條件與道德之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共信等尚不失為公允信條，但三綱之君夫三類特殊權成人物，叫誰去監督他？節制他？如果君對不仁，為父不慈，為夫不義，則其居臣妾階級的人，離奈何得他？這不能不算是個漏洞，這漏洞便是歷代帝王崇奉孔子的最大原因，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該承認孔子政治思想，不能適合今日民主潮流了。

即以孔子最出色的一段理論來說，（修齊治平）此種理論對於致知格物的理智與正心誠意，但理智是沒有一定軌道的，而且常常與利害的尾巴走，利害是以我為標準的，有了我，便不免有私的變態，個人的自私，範圍太狹，我們且不要說，但是國家的自私，民族的自私，階級的自私，今日有誰能打破，有各個的自私，便不免利害衝突，因為種種的利害衝突，便引起禍端，有各種的禍端，現在國際國內變亂頻仍，戰爭迭起，雖不能說要孔子來負責，但孔子政治理論之不能完全收效，則是不爭的事實。

除孔子以外，佔有中國政治思想最大權威的是老子，東西兩漢，雖然尊孔罷黜百家，一尊於孔，但其為純粹黃老政治，則為有目共見，由漢迄至民國，官場中無一不以孔為自奉，以政治則清自居，此種作風，當然完全受黃老思想影響。但此種無為之治，無非欲使世界回復到原始時代，今日兩粵獨山匪，其作風就是十足的黃老政治，雖然也可以說不閉戶，路不拾遺，做到了無為政治的最高峯，可惜現在是二十世紀，世界已進步到不可分割和各自為政的時代，此種倒退的政治，已不能適合及滿足現代人民的要求，你要一無為吧，別人却非叫你「有為」不可，因此黃老政治思想之在今日，也是沒有前途的。

倘有在中國思想佔有相當實力者為法家與管子，墨翟的非攻兼愛，早已不為中國人想起，法家曾被商鞅在秦國弄得有聲有色，也可以和孔子之不足，這被歷代政治家收作舊，佔着重要地位，所謂儒家精神法家手段。這在今日法治主義呼聲最高之時，未曾沒有其存在條例與價值。然單憑法治這個空洞的工具，如果沒有更偉大更崇高之政治內容，是不夠促進人類文化與幸福的。它本身祇是一柄利斧，可以劈柴，也可以殺人。至於管子的唯物主義，固然是政治的起碼條件，不能保障和解決人民生活，還有什麼政治可言？但他以為喫飽了肚子便什麼也解決的意見，却要保留下來新估價，「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其所述的禮義與榮辱，是不是虛偽的却很有問題，今日製造戰爭的人，以其說是無禮義，毋寧說是貪婪來求得富貴吧？現在物質高漲，大家都知道這囤積居奇的原因多，然而囤積居奇的是有錢人呢？還是窮人？

三民主義是一部相當完美的建國圖案，它採取了孔子的長處，加以現代西洋思想的民主自由之說，組合管子的經濟現實主義，改良馬克思的唯物理論，而成為一部民生史觀，創造了人類以求生為目的的首學基礎，連共產黨也聲言願以至誠來實現三民主義。但國民黨領導此一主義之實行，目前似乎仍見困難重重，距離目的尚遠，這不是三民主義的缺點，恐怕是推動此主義之精神中心已有問題，因為國民黨已顯出疲勞的狀態了。沒有不斷的精神力量，空有完美的方案，也難以應付不斷進步的世

界。

共產黨雖然比較具有新生的精神力量，其打破私有制度的理論，亦未始沒有其存在與發展之條件，惟其所謂主張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無論將來成敗如何，但人民因此造成大量流血，人民不得安居樂業，總該引為遺憾！為什麼不能運用和平方式去達到目的呢？無論任何政權，如果仍須依恃武力做後盾，這便表示他還不會在人民心理上建立充分信仰，甘地不是赤手空拳把大英帝國對付得手忙腳亂，招架不迭麼？

佛家特別有其偉大精神力量，這力量堅固不屈，互古常新，不依恃軍事，不憑藉經濟，在人民心理上獲得至高無上與純潔之權威。我以為三民主義應該加入新的精神力量去推動與實施了，在大選之時，如果人民公意要佛教徒參加中國政治，則佛教徒亦必竭誠盡忠，不敢卸責任！假使佛教徒一旦執掌全部政權，或一部份政權，（如為人民選舉或政府委派為各級地方官吏）則將本其宏願，保證以如下之方式，貢獻於吾全體體之前！

一、人與人有一共同信條，即權利義務必須平衡，不平衡則必致紊亂，如患了疾病，必須獲得權利，不得權利則將墮落，獲得權利亦必須克盡義務，不盡義務亦必受人攻擊。惟佛與人則不然，佛是以無條件去盡救世之義務，無而其被救對象（眾生）反應如何，禮遇抑是褻奉？佛亦毫不改變其原有態度，譬如父母之心，不棄頑劣之子，所謂感如轉輪不問收穫者也。佛教徒秉承此種態度，不積財，不享受，除其布衣蔬食之外，必不希望有任何報酬！

二、凡人多好逸惡勞，佛則以入地獄受眾苦為職志，入地獄是最苦之事，教眾生為其難難之工作，佛均以為之為唯一願望，甘之如飴，佛教徒本此苦幹精神，將以觀世音菩薩救苦，不辭勞瘁也。

三、民不畏死現代政治仍以死懼之，佛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力主戒殺放生，在政治上必先廢除死刑，使人民生命得到確實保障。

四、現代國際矛盾尚無解決辦法，佛是超國界，超種族的，在國際上必先打破國家自私，民族自私之觀念，消弭一切戰爭矛盾，永維世界和平。

五、一切官吏無論如何公忠體國，亦不能不分一部份精神，以應付其家室之累，佛教徒無妻室子女，無牽無掛，必能集中精神氣力，以為民族國家服務。

六、凡人貪窮則思酒肉，富貴則思淫慾，故官吏之貪污者皆由其無止境之慾望而來，佛教徒有其最嚴格之戒慾，祇需最低之生活，絕無貪污必要。

以爲其民族爲對象的。耶穌教偉大一些，是以全人類爲對象的。（如以耶穌教作爲侵略之工具，即非真正的耶穌教可以例外。）所以民族爲對象的，便不能慈惠全人類了。以人類爲對象的，便不能悲愴人以外的一切有情了。唯耶穌教不然，他是以全體衆生爲對象的。所以說一切有情我皆悲愴之。便是說自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貧賤富貴也好，在佛的心量中都是平等一視的。他的心量悲願如此，他的戒律也如此。他的戒律是什麼呢？第一條是戒殺，所謂戒殺者，不止是不許殺人，並且還不許傷害蟲蟻之類。他的戒律既如此，所以他的生活便以素食爲原則。在小乘經中雖然也許可喫三淨肉，但這是不不得已的情形。阿含經中有這樣一段故事，南印度有兩個比丘，崇仰如來，因爲崇仰如來，所以不遠萬里的一路去朝拜我佛。看時只有一日的路程了，但是因爲天旱一路無水可飲，渴得兩個比丘快要死了。忽然見路旁有池，池中有水，尚可清一人之命，只可惜那水是污穢的。污穢水中是生滿了小蟲的。長佛的戒律，爲了水比丘便不許飲，飲之恐傷生也。正在兩難之際，一比丘說：我們不遠萬里而來爲的是見佛，只要飲了水，明日便可見佛，我如何不飲呢？又一比丘說：我們所以見佛，是爲了求法求戒，今天若飲此水，便犯了佛的戒，便犯了戒，見佛還有甚麼用處呢？因此一比丘飲了，一比丘不飲，便不飲而死。生者次日果到佛所，禮拜之時，啼泣不已。佛問何故？曰與弟子同來者尙有一比丘，彼昨日不飲過水而死，今乃不能。佛曰：吾是以悲乎。佛即指其會中一人曰：此人汝識否？曰：不識，佛曰：是即昨日之比丘也。以其持戒而死，死作天人，今晨來吾所問法，已先汝而至矣。比丘聞之生大慍懣。始知持戒甚於見佛。從這段經中便可見佛戒律之嚴，與其慈悲之廣大了。現時肉食之佛徒，其亦知此理乎！至於大乘經中，若楞伽經等，更是嚴重的，懇切的禁止殺生食衆生肉。這是甚深道理呢？因爲佛見一切有情無始生死，皆由貪嗔癡造業受身。貪食食於飲食，嗔莫嗔乎殺殺，而一切衆生，無始時來，無不互爲父子兄弟親友眷屬者，今以無明覆障不能識知，故慈悲之極又莫有過於以無始已來的父子兄弟的血肉供其飲食之欲者也。這便是佛教聖教發生主義素食之最大原因。要是消積的對於一切衆生不殺不害，然後才能積極的慈悲以救濟其苦而與之以樂，乃至度彼入涅槃也。所以從佛的悲願，與他的戒律，生活看來便可以證明佛教之偉大在一切宗教之上。

2. 宗旨偉大

人類的行爲無不有宗旨，愈是偉大的人物，偉大的學說宗教，愈是有他偉大的宗旨。平常的人，終生勞碌，他的宗旨何在？只不過爲謀食，爲穿衣，爲家財，爲名譽而已。即如說：他的宗旨，只在求他一身一家的生存與福利。至於有國家觀念的人，有社會觀念的人，他一生行爲的宗旨，便不以他一個人爲單位，而是要求得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生存治安與福利。有大同思想，世界思想的人，他的宗旨便以整個人類的生存安寧與福

利爲宗旨。人類行爲的宗旨到了這步田地，已算偉大了，但是在一般有神論的宗教家看來認爲這還不够偉大。他們以爲人類的生命，畢竟是無常的，刻滅的，苦痛的，悲愴的，要脫此無常刻滅苦痛悲愴，必須要當人的精神生活提高向上以達於神的生活而後可。在生前必須清修苦行使精神與天神契合。死後更要求自家的靈魂隨附人天，上生天國作上帝的侍從。如此便可以長存永生而至於刻滅無常，享受天國的幸福快樂，而永離人世的苦痛與悲愴，這豈不更爲偉大嗎？但在佛法又不如如此，他以爲天與人雖不同，但仍在五趣之內，雖然天的壽命比人長一些，天的快樂比人多一些，然而三界無安，終久還是與同歸於刻滅無常的，有苦皆苦，仍離不了苦痛與悲愴的，所以佛的宗旨不是教人上生天國，而是教人生無漏世界。不是教人作上帝的侍從，而是教人發菩提心，自作佛道清淨土，普度有情，他這宗旨的偉大，豈不是又超過了一切宗教嗎？

3. 教理偉大

現今學說界以信仰與學理爲宗教與哲學各別不同的重心。意思是說宗教的立脚基礎在信仰。哲學的立脚基礎在學理。然則宗教便無學理嗎？也未嘗無有，不過他那所說的學理，都是不可以常情揣測或思議的，不可以邏輯證辯的，這種不可思議和證辯的學理，實在等於不是學理，因爲學理，都是可以思議和證辯的。但是如像上帝或神創造世界（上帝七日造世界）這些道理如何可以思議和證辯呢？只有信其如是如是而已矣。此種信仰，高者得於神祕經驗，低者則爲盲從附和而已。至於神祕經驗之可恃與否，却又大成問題。然則所謂信仰者，亦只如是如是信仰之而已矣。當此學說昌明，文化進步的世界，這種的信仰大有立脚不住之勢。所謂哲學立脚點在學理者，從古至今的大哲學家，他們都各有一套學說以證明他所主張的理。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駁家人之耳目者是也。但是這各家各派的學說太多了，他們的主張太不同了，有主張唯心的，有主張唯物論的，有主張一元的，有主張多元的……；就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而且互相衝突，互相鬥爭，究竟誰是誰非，到現在還沒有結論。這樣無有結論的哲學，可以生人的信仰嗎？可以支配人類的心理與行爲嗎？所謂學理云者，亦不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已矣。所以說哲學立脚在學理而不信仰。但是人類何以須有學理呢？爲的是對於每一行爲，每一動作，求得所以然與應然的理由。換言之：即對於整個的宇宙人生，要求其所以然之故與當然之理，以好指導人類的行為與行爲，而人類的行爲，必出於信仰。即是說：學理者，所以建立確定人之信仰者也。今學說而不能成立信仰，則其學說有何用處，空言耳，戲論耳，非眞學理也。在此舉說食雞雜人心愈憤懣，信仰愈動搖之世，學理無益人生而又害之，豈不可悲！當今之世，宗教家有信仰而無學理。哲學家有學理而不能建立信仰。而人類又不能一日無信仰，信仰又不能一日離學理，乃二者絕不相助益以相輔

一週人世

七月 四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定於十月十一日召開國民大會。同時，七月四日，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第一個國慶日，菲列賓獨立，亦於是日舉行。我國蔣主席曾電申賀忱。

舊金山 四日上午二時廣播：巴黎國際外長會議，關於的里雅斯特發生新爭執，但各方深信即可獲得協議，並希望於日內確定二十一國和會日期。

原子 能的發現，本質上並不異於電氣與汽油。它只代表人類智慧進展的階段，本身是談不到禍福的，端在人類怎樣運用。前天清晨，在舉世屏息矚目之下，美國超級堡壘，在太平洋上空，拋擲了有史以來第四顆原子彈。神經過敏的反應者，斥此舉為對和平示威！

倫敦 四日上午四時廣播：紐倫堡審訊戰犯時希特勒之司機供稱：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希特勒與其情婦在正午與下午三時間死亡。外傳希特勒未死，不確。

中央 社南昌電：廬山近植樹五萬，株距全由，近復設立招待所，廣搭客舍，並招募五十名，藉治安，並省府正計劃設廬山為世界公園。

東北 新民，抄行調查有一千萬人，急待救濟，太清湖一帶難民，餓死者甚夥，今日孟買，此處發生大衝突，警察開鎗九次之多，官方宣佈共死二十三人，傷一百六十人，當局宣佈自九時至六時，實行宵禁。

法國 居民，本日舉行投票，贊成徵用戰犯納粹工作人員，以及戰時暴發戶所有財產百分之

七七·七。各居民反法西斯派，可於此次投票見之。

白宮 發表正式文告，美政府願意接受波蘭斯里，並希望最近被英逮捕之猶太領袖，退子釋放。

上海 水行舟。據昨日氣象台會長鄧子政報告，昨天雨量，共有九十七毫米，約合三，九英寸。據氣象學家說：此雨受了原子彈的影響很大，然此說為另一派氣象學家反對。

武漢 築鐵橋。據漢口電：鄂省鐵路已通，以昇來省主持，計劃之武漢鐵路長一九三二公尺，連接平漢漢漢路，通有電車汽車及行人，橋下可行使大江輪船。

主席 蔣，在國府召見吳鐵城、邵力子、孫科、王世杰、陳立夫、胡適生、雷震、彭學沛等，對召開國大問題，有所指示。

蔣夫 人宋美齡女士，昨由京搭美輪號飛飛，飛抵龍華機場，驅車返邸。夫人此來，將有一週勾留，聞來港目的，為主持蘇北民救濟事宜。

首都 軍警長官雲集白雲閣，談及何應欽上將赴美。聞何氏在談話會上致詞甚長。

七七 追悼大會，在天蟾舞台舉行。是日除道抗抗殉難軍民烈士烈烈士公義公祭外，並慰勞烈士家屬及傷兵將士，聞英美法蘇盟軍亦在慰勞之列。並於是日全市下半旗，停止娛樂業，正午放發一長聲，市民各就原位立正一分鐘。

墨西 哥選舉下屆任期六年之新總統，現希里此舉不致發生動亂，人民思皆靜，舉行政治集會，辦理選舉手續，帳篷入中，以前內政部長阿萊曼呼聲最高。

伊期 總理下令，拘捕工商部長。據倫敦廣播伊期局勢將有新發展。

共軍 堅不退縮。共軍拒絕五人會議後之政府要求。政府已盡最大努力，使無誠意提出國大名單。

胡適 於五日抵滬，將轉北平料理北大校務。聞胡氏在滬勾留僅一兩週云。

印度 新政府宣佈成立。新德里電：印度新政府成立，由印總督華維爾視。

巴黎 四日電：四強外長今日決定於七月廿九日召開二十一國和會。

參政 會議委員會，請政府管制京滬物價，對宋院長拒絕出席，表示不滿。

本刊啓事

- 一、歐美印錫南洋等各國外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美金二十元，連郵在內。
- 二、國內各地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國幣一萬元，連郵在內。（各佛學院學生，以對折優待）
- 三、關於廣告訂閱交換等，請直寄本刊發行所。關於投稿，請寄編輯所。

本刊廣告刊例

- 一、底封函面二十萬元。半面十二萬元。四分之一一七萬元。
- 二、底封函面十四萬元。半面八萬元。四分之一一五萬元。
- 三、普通函面十萬元。半面六萬元。四分之一三萬元。

實亦爲難，噫！今日何日！非勝利光復之日乎！非高唱民主之日乎，是則，我佛教救黨之機會至矣，閱我教內，有菩薩之心願，有救治之智識，有超時代之眼光，有服衆人之資望，惟我師座一人耳。如是則佛教黨之領袖，捨我師座，其誰與歸？嗚呼垂手訂定黨綱政綱登高一呼，凡具有大乘見地之僧伽居士，自必羣山響應，行見同志團結，陳綱統一，添輪佛化，爭取民衆，縱不能立即超勝現在各黨，亦必於國民代表大會場中，爭幾個發言席也。否則，人爲刀砧，我爲魚肉，中國雖大，終無我佛教徒立足之地矣，嗚聞日本佛敎，亦有收黨之醜態，庚辰新敗之國，尚不甘自暴自棄，現竟居處勝利之邦，適逢高唱民主之際，爲佛教徒當久之基石，爲衆生建高廣之幢塔，尚在師座之振臂一呼耳。如蒙採納，佛教幸甚！庶幾上言，敬叩化安

學人道源和甫，六月二十日。

變文

關德棟

「變文」的淵源

(一) 佛教翻譯文學的影響

我國南北朝的文人，用騷體化的文體來翻譯、說書、抒情、贈答、以及描寫風景。其來流造成了一種虛浮不自然不正統的文體。所當這個時候有一種新的潮流來到，而挽救了一些舊有的弊病，那就是佛經的翻譯。

佛教傳來以後在很短的時間中，上自帝王公卿士大夫，下至愚夫蠢婦，都受到了這種新宗教的影響，風氣所趨，遂征服了整個中國。因為原來不是印度文字寫成的經典翻譯過來；同時中國人也需要看這種宗教的內容，都是講的什麼東西，於是翻譯事業興盛起來。這種工作一開始以後，愈譯愈多，經過了一千多年的時間，真不知翻譯了多少東西，我們只就現存的與我國人做的註疏等算在一起，也是有三千六百多部，一萬五千多卷。這樣偉大的翻譯工作，實在不是當時一般文人所能包辦的，同時譯經文字也不是那辭窮文盡所能對付的。結果給中國文學史上開了無窮的新意境，創造了不少新文體，並且添了無數的新材料。

譯經所以要有新文體的必要，不外是以下四種原因：

- (一) 由印度來的這種新材料，裝不到當時末流的駢體文體里去。(因為在文法的結構不同，設法對仗辭語偶偶)。
- (二) 當時主體的和尚都是外國人，他們不曾受過當時那種駢偶文體的演習。(如迦葉摩騰、竺法蘭、安世高、支婁迦讖，以及鳩摩羅什等)。
- (三) 當時助譯的人，多半是民間信徒，他

們的精力平平，所以受當時騷體潮流的影響實也有限。(就是以後不勒謂文的人學士，大儒上講來，他們所受的新體影響也不多)。

(四) 宗教的經典，重在準確，重在正確。而不重在辭藻華麗。譯出的文字重在使讀者略悟，故不講古與典雅。

所以譯經師產生了一種「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的新文體。

在一世紀二世紀的翻譯都沒有什麼影響到文學上的經。到三世紀的中葉，有維祇難與竺法蘭(僧傳作竺法蘭)從法句經序(合譯法句經)出(參經經)。安世高在南方與康僧鑒在北方同時譯出阿彌陀經，遂給當時文學影響不少。

四世紀的時候中阿含增一阿含先後譯出，這比較真有文學趣味的東西。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出了譯經大師鳩摩羅什，翻譯文學至此已進入了成熟時期。他譯的經論中的維摩詰經，極富於文學趣味。(那簡直是一本小說)。法華經也是那樣的富貴，所以在中國文學上也曾發生不小的影響。以及像法華經的普曜經，曼珠沙華經，佛所行讚，寶雲經的佛本行經，等等，也都給予我國文學影響很深。

印度文學有一種最特別的體裁，就是在散文記載之後往往接以散文的偈頌(Verse)。(佛經中常譯作：頌頌、伽他、伽陀，或偈)。更說一

道。這是在散文記載之前亦往往接以散文的偈頌(Sutra)。佛經中常譯作：偈頌、伽他、伽陀、或偈。其實可以說印度的一般文化)自古來即多喜口誦，尤其佛經的東西更是不能寫出來，所以這種體裁的接排，無形中幫助了他們的記憶力。但是這種體裁輸入中國以後，在中國文學上却發生了不小的意外影響。像唐五代產生的「變文」，便是從這種印度文學形式中得來的。

綜計佛教譯經文學予中國文學上的影響，至少約有三點：

- (一) 在中國文學最浮虛又最不自然的時期，佛教的譯經起來，極其雅雅法法嚴嚴，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遂造成一種文學新體，這種以俚實平易的白話文造成的新文體，留下了無數文學種子，在唐代以後生根發芽。
- (二) 佛經文學最富於想像力，對於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國文學，有極大的解放作用。
- (三) 佛經文學所行經都是偉大的長篇故事，普曜經佛所行經都是偉大的長篇故事，曼珠沙華經都是偉大的長篇故事。所以佛經文學不僅是文學的輸入，且是文學的輸出。與這種文學體裁的輸入，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未完待續第一節已完)

介紹

佛敎刊物

海潮音月刊

中流月刊

正信月刊

覺有情月刊

- 地址：南京莫愁路普照寺
- 定價：訂全年四千元
- 地址：鎮江焦山
- 定價：訂全年六千元
- 地址：漢口佛敎正信會
- 定價：訂全年三千元
- 地址：上海茂名路大法輪書局
- 定價：訂全年一千元

施 布 談 略

~~~~~然 塊~~~~~

布施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是超凡入聖的階梯。

布施可分三種：（一）財施，（二）法施，（三）無畏施。財施是物質的，法施是思想的，無畏施是行動的。

佛經中有很多讚頌布施的言句，如佛說布施經中說：

「若家勝妙福報而行施時，慈心不殺，離諸嫉妬，正見相應，過於不害，堅持淨戒，親近善友，閉惡理門，開生天路，自利利他，其心平等，若如是施，是實布施是大福田。

復次，行施隨自心願隨其親屬，或以妙色名香珍味饌餼親手布施，得眾人尊敬眷屬圓滿富貴安樂之報。……這是讚頌財施的。

又如摩訶薩婆所說經中說：

「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苦心，以攝慧行於捨心。以攝慧食起微細羅蜜，以化起戒起波羅蜜，以無我法起離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為法而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堅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以救事一切起除障法，以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念法，於六和敬起實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智，不增惡人起瞋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解法起於空閑處，趣向佛慈起於安樂，解眾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捨人一相門起於悲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

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這是讚頌法施的。

又如佛說五大施經中說：

「以何緣故，持不殺戒而名大施？謂不殺故，能與無量有情施其無畏，以無畏故，無怨無憎無害，由彼無量有情得無畏，已無怨憎害，已乃於天上人間得安隱樂，是故不殺名為大施。……這是讚頌無畏施的。

我國古代諸子，也多讚頌布施，文子自然篇說：「為惠者布施也。一莊子外物篇說：「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一淮南子道應訓說：「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一再看我國古代的政治思想，也是和布施息息相關的，孟子裏面說：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已溢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劉聖之，舉舜而啟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上面的話，高舉水火樹藝五穀，是無畏施和財施，教以人倫是法施。他如孔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和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所說的：「一老者老及人之老，幼者幼及人之幼。」和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都是具有布施精神的政治思想。由於這些思想的薰陶，所以能够養成我國民愛好和平的美德。

西洋的政治思想，恰好和我國成了個反比例，那是功利的，唯物的，所以結果便成功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布施和侵略，結果是相反的，布施的果是安樂和平，侵略的果是恐怖、毀滅。

西洋物質文明的進展，是無可非議的，可惜是沾染了侵略思想的毒藥，成功了積弱難返的趨勢。而少數的野心政治家，更施展其一手遮天的手段，巧借解放人類的名義，陰行侵略的小事實，因此就造成了世界上空前前的不安。雖有些開明的政治家，想出種種方法來要消滅這不安，但是如不從根本上消除這毒藥，他們成功的期望是很渺茫的。

貧富對立的現象，是野心政治家們絕好的宣傳資料，世界上富有的人們，更應了解布施的真理去實行布施，縮短貧富的距離，這是與世界和平有密切關係的。

宣揚布施的含義，教人共同了解世界上所需要的平等不是壓迫，是互助不是鬭爭；是進步不是退化，是永生不是毀滅。然後運用布施根絕侵略的毒藥，用法布施去領導人類的思想；用財布施去調整人類的經濟；用無畏布施去消滅人類的苦厄；這樣，才能夠奠定人類的永久和平，享受人生應有的幸福。

人類的進化是無止境的。人生終極的目標是超凡入聖，達到超人的境界。前所引的讚頌法布施的經文，已指示出很多的超人的修養，但還有應該注意的，是行布施的心理現象。

在大智度論裏面所說布施的心理有兩種分別：（一）淨施，（二）不淨施。不淨施是想獲得名譽和福報才去行布施的；淨施是不求自己的名譽福報純粹為利益眾而行布施的。在六度集經中敘述佛陀過去行菩薩道的種種故事，裏面有一段說：「昔者菩薩，其心通真，親世無常，奉施維保，盛財布施。天帝釋觀菩薩慈育眾生，布施濟眾，功勳巍巍，廣置十方，福祿已位，因化為地獄現于其前曰：『布施濟眾，命終魂靈入于太山地獄，燒室萬毒為施受害也，爾悲為乎？』菩薩報曰：『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釋曰：

「爾其不信可問空者！」菩薩問曰：「爾以何緣處地獄乎？」罪人曰：「吾昔處世空家，誘誘拔索，受施者如之乎？」釋曰：「受施者命終生天。」菩薩復曰：「吾之誘誘唯為眾生，似如子云誘誘爾矣，惠惠受罪，吾必為之！」危已濟眾菩薩上志也。……」

為了利濟眾衆，不惜自己去受地獄的痛苦，這就是淨施。

在佛法中普通說布施是種福田，又有一悲田「和」一敬田」的分別。布施佛菩薩和大德高僧等叫「敬田」，是由恭敬而得福的意思；布施緣緣孤獨貧賤下賤的人叫「悲田」，是由悲憫而得福的意思。普通的人們修敬田的時候大多希求福報，修悲田的時候又大多輕視眾生，不認得佛菩薩和緣緣孤獨的人們在表面上雖有強弱的不同，但從心靈上去觀察卻是沒有分別的。所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要能够體認到這無差別的真理，而運用平等心去布施，才能够符合布施的深意。如維摩詰居士受善德長者子的瑠璃，分作兩分，一分奉維摩詰如來，一分施一最下乞人，就是用平等心去布施的。

還有一種布施的心理叫「不住相布施」，也就是「三輪體空」。金剛經中說：「我雖滅度一切眾生，而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又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而行布施」。這就是不住相布施。布施的人，受布施的人，布施的物質，叫做三輪。不住著三輪的體相去行布施，便是「三輪體空」。如心地觀經上說：「能施所施及施物，於三世中無所得。我今安住最勝心，供養十方一切佛。」由「淨施」一平等施」而到「三輪體空」，便已到了布施的極點；也便是由布施而獲得最高理智的成功，達到超人的境界了。

布施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是超凡入聖的階梯，我希望世界上的人們都能够了解它的功用；由了解而信仰，因信仰而具力量，發憤力去完成世界的和平，然後更進一步去路凡入聖。

## 我們應重視「中國佛教會章程及各項章程草案」

芝 峯

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國家大事，除非到了切身生死關頭，是不願意問問的；我們佛教僧伽，處身外，更不屑措意。因此形成對於自己切身的佛教教團，向來也缺乏團結組織的觀念。但佛教是宗教，生活的方式，思想的修養，在在與一般國民有所不同，且根本是從印度傳來的，雖改變印度乞食遊行的律儀制度而成為寺院共住的清規，在中國國民中學竟是一種教團，別有一種生活的方式，較之一般國民是有組織的教團。但多數的僧伽從來有喚起自己的意識認清教團的生命價值，負起救國應有的責任和使行的義務，更發揮其弘大的効用。

在從前帝制時代，祇要有一二高僧得到帝王或大臣們的信仰，國民自會從風，整個的佛教也自然興盛起來；萬一遇到沒有信仰或甚至反對佛教的，那便是晦氣，如北魏的周武帝和唐武宗，就是個歷史上明顯的例子。但佛教在中國，好像不倒翁似的，雖碰到了反動力，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樣子，這不能不感謝佛教自身生命力的強韌，即佛陀說教的教團圓滿和祖師弘法術法努力犧牲的偉大精神，替兒孫們於民衆間建立了不動不搖的基礎。有了這樣強旺

的精神，雖組織上不怎樣緊密，但不會妨礙到自身的生命，二千年來的中國佛教生命史，就這樣生長持續着的。

但是帝制時代已過去了三十五個年頭，經過了這八年抗戰血的洗禮，民主的思想逐日蓬蓬的滋長在民衆的心且更有力表現出來，此後再也不會有人命天子來統治來奴隸百姓，做我們的主人了。國家的大事，是取決於我們民衆，現在執政黨軍政首長的蔣委員長，最近不是說過「還政於民」的諾言嗎！國家憲法，是我們自己制定，政府的人員，都是從我們自己選出，來執行我們自身要執行的國家大事，他們都是國民的公僕，我們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翁。可是說起來慚愧，在我們僧伽中還多少有些自甘奴隸的劣性之輩，並沒有忘懷了「覺命天子」的出現，封建反動的思想，密指屠屠地緊閉住了山門，一個寺院住持，儼然似君臨萬方，中國雖經過了長時期民主思潮的冲刷，但並沒有衝破這道封建的大門，洗新了我們長老的腐敗。對於過去的，陳腐腐敗的，他們都覺得是好的，死抱不放；現在的，新鮮的，都覺得看不順眼，冷淡，反動，正在那裏等待皇帝的出現。雖然，新的未必都是好的，舊的未必都是壞的。時代，畢竟是前進的，抗戰八年，全國的國民在苦難中艱苦前進，我們僧伽的思想雖是落後，除極少數開倒車的頑固者外，比之於戰前，大體上已進步了許多。

可是這進步式的進步，我覺得不夠，試把我們全體僧伽和一般社會進步比較，我們仍是落後，還沒有趕得上，尤其對於自身認識的組織，完全表現一種民衆民主的精神，「僧伽」二字，就是民主，我們如果上溯到佛教戒律的制度，連釋迦牟尼佛也搬入僧數，「僧伽」即是一「大家」，是

「和合的大眾」，共同修學的比丘，一切的行事，都須取決於大眾！這在我們佛經中叫「羯磨」。就是移植到中國產生出來的清規，還沒抹煞了這種精神，十方叢林住持，是對大眾服務，決不是奴隸大眾的，一切大事，是取決於大眾，不是抹煞大眾自行獨裁，世界上一切宗教，更沒有像佛教這樣尊重大眾，即以大眾來稱呼教徒的——僧伽。這制度的精神，即置之於今日最民主最前進的國家制度中，還顯露出更新新的真價值。慚愧的我們自稱僧伽的比丘，把大眾的真義抹上一層灰塵，反覺得民主是個新鮮的名詞和可怕的思想。唯因其這樣退避，所以整個教團的生命也形成無力，散亂，奄奄待斃。

在南傳的經律中，常指佛教徒為「僧伽」和「伽耶」，伽耶，譯即「教團」，全藏戒律所賦的生命，即這從大眾教團所應遵從的法規，這是佛教壽命之所寄托。違反了大眾教團，小則向大眾懺悔，大則被指出這教團勒令還俗，倘故事破壞，是得「破和合僧罪」，例之殺父殺母的五逆罪中。所以佛教徒於大眾教團是認為和個已生命同等重視，甚有肯犧牲個已生命來維持教團的殉教精神。

現在我們面臨着全世界人類國家的民主時代了，與其說這個時代是新的時代，毋寧說是佛教「和合大眾」原有的精神，從我們這個教團中被應用到一般國家的制度中去。民主的真義，不是為佛教教團所私有，是普遍的人類制度的公理，不過這條公理，翻過半尼佛發現還在二千年之前，今日民主的國家發現較落後罷了。

話又說回來了。印度佛教教團戒律制度與中國寺院清規的制度不同，中國寺院經過長時期的腐蝕，蒙上了中國封建的色彩，宗教社會的腐化，甚至根株蒂固不知所反，這當然是一種毒病。中國專制的皇帝，已推翻了，世界法西斯獨裁的魔王也已打倒了，我們最先進的尊重大眾制度的佛教，照理頓領導着全國國民走向真民主的路上去，領導全世界人類走向大眾平等的光明大道。可是我們自己染上了封建宗法的毒病，這種毒病不急速下個決心痛治拔除，民主國家的社會裏，是不需要並不容許我們這種反動的腐爛苟活下去，領導國民，領導人類，更談不到。

但是我信任我們佛教大眾的制度精神並沒死去，從我們中已產生了大眾精神領袖的領袖人物太虛大師，他舉起了巨人的火炬，發出獅子吼聲，綜合了整個佛教——豎的縱貫了二千餘年從印度到中國戒律制度清規制度，橫的吸收了現代全世界民主制度的精神，組織佛教大眾從求意見，備為最近的將來制中國佛教會的法規，換言之，即備做全國佛教的大眾意

法。這是我們佛教生命所寄托的重典，我們任何一個佛教徒都應該重視，這個已所見到的所想到的，上不違背佛教精神，下能適化現代思潮的實質意見，貢獻給教會，以備採取。這不僅是消極的痛治佛教千年來的毒病，而且是積極的重建佛教，復興佛教的憲法，是代替了佛陀所制的戒律，百丈所定的清規。我們忽視這件大事，便是忽視了佛教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此文有關中佛會前途之發展故再載）

### 本刊特約撰述

大醒 芝 梁 會 覺 王恩洋 胡厚甫 李圓淨 震 華 亦 幻  
塊 然 關德棟 劉祖武 法 舫 度 寶 明 眞 廣 文 巨 贊

### 稿 約

- 一、本刊以開揚佛法真義及研究批評東西古今各種學說思想時事為宗旨，凡合以上性質之論文、時評、要聞、譯述、通訊、散文、小說、戲劇、詩歌等，均所歡迎。
- 二、每篇以五百字至三千字為限（特約稿例外），不論文言白話，均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不慣者，可留空。
- 三、來稿登出後，每千字酌酬二千元至四千元。
- 四、本刊編輯部，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於稿首註明。
- 五、來稿請寄：上海江寧路玉佛寺覺眾週報編輯部。

## 覺 眾 週 報

社 長：太 虛  
編 輯 部 主 任：福 圓  
發 行 部 主 任：止 月  
助 理 發 行：釋 法 深  
社 址：上 海 玉 佛 寺  
代 售 處：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價：預 訂 全 年 壹 萬 元  
零 售 每 冊 二 百 元

# 隨侍大師游杭記

福善

杭州，我以前沒有到過，但嚮往已經多年。此次杭州佛教界歡迎大師遊杭弘化，奉命隨行速記，因得與覽杭州湖山名勝，快慰之至。

六月三日，大師，我們幾位隨行者，五杭州的歡迎代表，一起搭電車赴杭了。這一行，是杭州的歡迎代表專誠的在上海候了半個多月促成的。六點三刻開車，十一點三十分杭州在望了。距離車站約半里許，已遇見車站站滿了僧尼居士，各執彩色小旗，鵲候歡迎，及車抵站時，大師的手從頭等車廂裏伸出去，和歡迎的代表打招呼，誰也捨不得，從月台上跑上車來三五個，把大師攙扶下車（不，似乎是幾個人抬下車的）。到了月台上，各報記者包圍了，大師，爭相訪問，使大師無法回答歡迎衆的問話。最神氣的是大同日報和浙江日報兩個攝影記者，在衆多的人頭叢動中，神速的爲大師攝了兩個鏡頭。眼旁，大師便在歡呼聲中被扶上了小汽車。汽笛一鳴，大小汽車，浩浩蕩蕩的直開往靈隱寺。車抵靈隱，正是正午，飛來衆頂的陽陽，從雲端裏射出光芒，照耀嘉賓，幽靜的雲林古寺，被到來的一羣賓客們打破了沉寂。夾道的松林裏，滿貼着彩色的歡迎標語，大山門高懸着「歡迎太虛大師遊杭大會」的黃布橫額，老遠的便映入眼簾。走進山門，彌勒的笑和大師的笑，心光相印成了一片，令人頓覺如入龍華三會。在大佛殿鐘鼓聲裏，大師被迎進至應潮軒休息。諸山住持，各界男女等，這時都陸續的來爲大師禮拜。新聞記者們也不辭辛勞的從城裏趕來訪問，大師倒不覺得疲倦，很開靜的躺在搖椅上與來者一一接談。我因爲是隨大師同來的，所以也被附帶的注意，同時也分分一接談。之勞。午飯後，大師休息了，承新舊知友陪同到各處參觀，在法堂上看到大師以前送給非方丈的對聯：「一舉却境人，行深般若波羅密。都非心物，究竟菩提阿耨多。」又看到慧明老法師的關中遺像，再各處繞了一轉，便回應潮軒休息。至下午三時，更與衛迦爾南式寓舍有技諸君遊岳廟，鳳林寺諸處，並泛舟至湖心亭，三潭印月一遊。以日暮未能盡性暢遊，而西湖佳國已稍領略。在返靈隱途中，仍相約次日再遊。

次日端午曉起，大師交下宿靈隱應潮軒詩一首：

一掛西湖劫後痕，十年重宿應潮軒，小康民族大同世，次第冷然入夢魂。

我也隨即倚壁和一絕：

綠緣一掃了無痕，且伴煙雲宿紫軒，臥聽松濤聲入奏，山僧古寺動吟

早飯後，寺主請大師遊西湖，看看端午節的龍舟競賽。大家興高彩烈，一致隨行。大師坐轎，我們徒步，一會兒到了湖邊岳墳，走進廟裏看，覺得忠奸的榮辱，令人感慨萬千，岳王碧血丹心，精忠報國，博得後人崇敬，流芳百世。祭給，王氏，萬俟卨，張俊等，誅忠戮良，禍國殃民，被後世尊爲，遺臭萬年。這忠奸的結果，實在值得人們警惕的。大師昔遊岳墳詩云：「一星皇壯語撼天地，痛飲黃龍酒一杯，豪氣到今奔竄動，豈徒廟貌供人哀！」大家在岳廟內外，兜了一轉，便分登小訪泛西湖，大師說：「先到孤山，再到湖心亭，後到三潭印月。」一風林寺遊居處：「好！照大師指定的游程開船！」四個船夫，非常賣勁，不介意間孤山到了，一起上岸漫步，在林和靖的放鶴亭小坐，聽大師談談林逋軼事，甚是有味。而今林墓荒蕪，梅鶴俱絕，一片荒涼，亦只徒供詩人憑吊而已！三十年前，大師來遊孤山，詩寫林處士的流風餘韻：「久羨孤山勝，蹉跎始一遊，梅宜新月映，鶴共暮雲收，啼鳥迎人立，清泉繞石流，高僧與高士，俱願此長留。」此中高僧，指孤山智因禪師，高士即指林逋先生了。繞行至平湖秋月略遊茶點，登舟游湖心亭。

湖心亭，居全湖中央，是明僧孫孟所建，繞亭皆水，環水皆山，在湖心平眺萬類，俱有心得。大師昔有詩云：「湖心亭外翠烟浮，千里何曾負此遊，四面青山憑眺裏，料應解盡重憂。」亭主聽說大師到了，連忙出來迎接，招待茶點，並求大師和他們合攝一影，以留紀念。從湖心亭到三潭印月，這是一段最佳觀的距離，因爲三潭印月，也在湖中，在湖心亭之南。香雲薄薄，湖水洋洋，游人在陶醉中，蕩漾的輕舟已抵三潭，從小瀛洲登岸，首先賢祠，永明禪院，直達三潭印月正門。先賢祠供奉三牌位，姓呂，號龍都是浙江崇德呂族的祖先。永明禪院是宋永明禪師的禪居，很大，門額是康有爲寫的。可惜現在衰落了，也不見一個和尚，事事香火，若樣子似很難得保得。大師曾在此扶杖緩步，並低聲讀了些永明禪師的事蹟，令人動今昔之感。隨着又到萬字亭竹樓圍九曲橋等處留了鐘頭，記者會和大師在三潭印月的「我心相印」處，合攝一影，如不是製版太貴，倒很願意將所有游湖的鏡頭，供諸同好。湖上兜了一轉，到觀瀾塔小憩，已經正午了，孤山寺雪苑方丈預備的午飯還沒有送來，大師命就近先買點新鮮菜來煮食，尊榮煮好了，午飯也送來了，因在觀瀾樓午餐。席間，人很多，大師倡議聯句，大家贊同，並請大師先說。大師連吃了幾口藕菜，目光向四座射了一下，微笑地說了：「佳節逢端午，」這第一句說出，口停了一息，第二句仍無人接上來，大師又接着連說三句：「西湖看競舟，魚鱗躍浪上，尊榮煮樓頭。」我聽了，知是八句律詩來頭，上半截既經大師一人說出，下半截我們總得要想辦法，大師也連催「你們說！你們說！」最後由記者將下半截續成：「一波湧三潭印，鸚鵡九曲幽，四圍詩味

